

高陽
作品集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
汉宫第一美女悲情故事

汉宫名媛王昭君

附《汉代名媛缙紫》
上册



汉宫名媛王昭君

附《汉代名媛缃紫》

上册

(台湾) 高阳◎著



華人文壇這樣評價
對人性的廣袖，高陽
而，高陽的作品不僅在
高陽（1922-1991）
退伍后任臺灣《中華

大陸讀者所熟悉的《
代首座歷史小說家的
高陽著述豐富，一生

在
草
對人
而，高陽的作品不僅
高陽（1922-1991）
退伍后任臺灣《中華

大陸讀者所熟悉的《
代首座歷史小說家的
高陽著述豐富，一生

在
草
對人
而，高陽的作品不僅
高陽（1922-1991）
退伍后任臺灣《中華

大陸讀者所熟悉的《
代首座歷史小說家的
高陽著述豐富，一生

在
草
對人
而，高陽的作品不僅
高陽（1922-1991）
退伍后任臺灣《中華

大陸讀者所熟悉的《
代首座歷史小說家的
高陽著述豐富，一生

高陽寫出了悲而不怨
讀者勾繪出一幅神韻
了肯定，產量更是驚人
著名作家，本名許世瑨，字雁冰，筆名彭鳳，支角，曾任臺灣
一度出任《中央日報》編輯主筆
及胡應若三部曲《胡適之》、《紅頂商人》、《烽火樓臺》

高陽著述豐富，一生
高陽（1922-1991）
退伍后任臺灣《中華

大陸讀者所熟悉的《
代首座歷史小說家的
高陽著述豐富，一生

在
草
對人
而，高陽的作品不僅
高陽（1922-1991）
退伍后任臺灣《中華

大陸讀者所熟悉的《
代首座歷史小說家的
高陽著述豐富，一生

在
草
對人
而，高陽的作品不僅
高陽（1922-1991）
退伍后任臺灣《中華

大陸讀者所熟悉的《
代首座歷史小說家的
高陽著述豐富，一生

高陽寫出了悲而不怨
讀者勾繪出一幅神韻
了肯定，產量更是驚人
著名作家，本名許世瑨，字雁冰，筆名彭鳳，支角，曾任臺灣
一度出任《中央日報》編輯主筆
及胡應若三部曲《胡適之》、《紅頂商人》、《烽火樓臺》

高陽著述豐富，一生
高陽（1922-1991）
退伍后任臺灣《中華

大陸讀者所熟悉的《
代首座歷史小說家的
高陽著述豐富，一生

在
草
對人
而，高陽的作品不僅
高陽（1922-1991）
退伍后任臺灣《中華

大陸讀者所熟悉的《
代首座歷史小說家的
高陽著述豐富，一生

在
草
對人
而，高陽的作品不僅
高陽（1922-1991）
退伍后任臺灣《中華

大陸讀者所熟悉的《
代首座歷史小說家的
高陽著述豐富，一生

版权图字：01—2004—622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宫名媛王昭君 / 高阳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4. 12
(高阳系列)

ISBN 7-80130-935-9

I. 汉... II. 高...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4826 号

高阳作品集

汉宫名媛王昭君

著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韩金英

特约编辑: 王 英

版式设计: 领读工作室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邮 箱: unitypub@tjpress.net

65228880@tjpress.net (投稿) 65133603@tjpress.net (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3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56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30-935-9/ I · 50

定 价: 49.8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谈及高阳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有人曾这样形容：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他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常自嘲：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称为“屠官”。对于清史独钟的高阳，以善“屠纸”予以自谓。

高阳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印数已经超过2000万册，“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名不虚传。

何怀硕说“高阳是奇人。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

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说“高阳是国宝级人物”。

台湾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

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门口就悬挂着由嘉庆皇帝亲笔所题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世匾。高

代

序

001

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不仅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大学未毕业，就以优异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高阳的创作以清代宫廷与近现代高层人物生活为主，高阳对历史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在于他“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类型。

高阳读书不记笔记，但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对中国历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贯、三亲六眷、兴趣爱好都了然于心，对于帝王们手下的文臣武将、宰相诸侯，以及嫔妃太监、心腹与政敌，也无不熟稔，朋友们便戏称他为“皇帝老儿家的总管家”。更重要的是，高阳对于皇室权力斗争、朝廷政治风云、官闱秘闻、以及牵一发动全身，由此带来的对于整个中国的各种影响，无不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了。

1962年，高阳受邀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这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而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约105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高阳幼承家学，其后自学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积了多年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因而一步入历史小说的领域，立刻创造出引领风骚的局面。由

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來台后因而能为小说灌注浓厚的历史感，其创作理念对后来者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高阳的小说以史料繁细、运用从容有余见长，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与小说的对应关系观察，高阳作品的材料来源的确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历史研究的全部范围。小说的某些段落对史料的依赖极深，具有利用小说展现史料的企图，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有史料为依据，高阳的小说被称许为“庶几乎史”并非没有原因。

高阳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高阳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关系。高阳具有强烈的考据癖，考证与小说互相影响，愈到创作后期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感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这个“中心势力”的提法则可以用来说明高阳作品中关于官闱斗争、政治风云的叙写特别细腻曲折的原因。虽然高阳极为注重他的考证成果，但对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与人情法则可能才是阅读乐趣所在。

高阳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百科全书的内涵，同时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高阳的小说之所以能影响、流传如此之广，本身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一是因为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鉅细靡遗地挖掘了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古今的对照下毋须夸张点染，天然具有奇趣；二是对人情、世故、智谋的深研熟玩，有意用来建筑小说的戏剧性；三是小说中的人生态度符合今日大众的需求，与旧式观点产生了隔膜，因而能广为大众所接受。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了不少爱情故事，他写出了爱情的真与美，又通过爱情，写出了女人心机的缜密、应变的灵动、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韧性。

高阳小说至今仍风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阳传》中指出的：“时下，田园风光的乡材原野早被日趋扩大的都市所蚕食、所吞噬，太多的是急小功近么利者，大面积的伐树木、采山石、排污水，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享受，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古朴与野趣，人们再也无需也无从张扬原始的天性。另一方面，立交、地铁、别墅、霓虹、电视、饮料，人们饱尝轻松自乐，人们的感官在体验粗犷与雄浑上都显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处去体会撼天动地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

“高阳历史小说的走俏，也是当代人为自己的软绵绵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与心态补充精神上的钙和盐。”

责任编辑 / 韩金英

目 录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001
----------------------------	-----

汉宫名媛王昭君

01 秭归选秀	002
02 初入长安	016
03 掖庭内幕	023
04 画像风波	030
05 呼韩邪进京	034
06 册封“宁胡长公主”	042
07 后宫惊艳	049
08 追捕毛延寿	057
09 姊妹情深	064
10 韩文代嫁	072
11 智捉毛延寿	076
12 毛延寿背叛	083
13 册封明妃	088
14 赵美之死	093
15 烽烟再起	099
16 匡衡出矣	106
17 昭君赐死	112

18 打入冷宫	119
19 各施诡计	125
20 皇帝夜探昭君	131
21 深明大义	136
22 誓师匈奴	153
23 韩文见驾	157
24 智骗毛延寿	166
25 毛延寿中计	171
26 石显纳宠	182
27 昭君辞行	187
28 面见太后求饯杏	196
29 匡衡用计保平安	206
30 大义出塞	212

附：汉代名媛缙萦

01 淳于意师出阳庆	230
02 阿文闯祸被逐师门	240
03 缙萦阿文私定终身	252
04 不事权贵惹祸上身	275
05 徒弟为师四处奔走	312
06 阳虚侯奉命进京	317
07 淳于意被捕入狱	328
08 紧急时刻朱文现身	381
09 孝女伴父进京	400
10 各路游侠勇相助	471
11 忠心卫媼染重恙	491
12 邵哲智出奇策	505
13 缙萦舍身救父	513

附录一：高阳大事年表	522
------------------	-----

附录二：高阳作品表	524
-----------------	-----

王昭君

汉 · 官 · 名 · 媛





01 秣归选秀

秣归县的大堂，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张灯结彩，喜气洋溢，里里外外到处是笑脸。有的是觉得新奇有趣的笑，有的是憧憬着荣华富贵的笑，有的是自鸣得意的笑，但也有用脂粉遮掩了泪痕，强自妆点的笑。

大致说来，秣归县的美人，只要是未曾出嫁的，都集中在这里了——朝廷采选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尽管诏书中煌煌申明，以德为主，仪容并非所重，只要平头整脸，身无恶疾，皆有入选的资格。可是谁都知道，入选的主要条件是色！因此，平素有艳名而又不愿选入深宫的，早在诏书下达之时，便急急忙忙地物色儿郎，草草婚嫁。这半年以来，办喜事的人，比平常多了三倍。

这一来剩下的美人就不多了。选美的钦使，掖庭令孙镇，大为失望，不断地皱眉、摇头，喃喃自语：“千城易得，一美难求！”

“钦使说哪里话！”有个待选的蓬门碧玉，心直口快，不服气地抗议，“有位美人，不但秣归第一，只怕天下也是第一！”

“喔？”孙镇动容了，“你说，是谁？”

话是说出口了，却大为懊悔。她嗫嚅着说：“我是说着玩的！哪里有什么天下第一美人？”

孙镇已当了二十年的掖庭令，后宫佳丽，何止三千？成天在脂粉丛中打滚，将女孩儿的心理摸得熟透、熟透，知道她的话不假，只是忽生顾忌，故而改口。如果逼着问，当然可以问得出实话，但可能会别生枝节，反为不妙，所以一笑置之。只问她的姓名。

“我叫林采。双木林，采选的采。”

“看你口齿伶俐，也有可采之处！”

陪侍在旁的秣归县令陈和，立即高声说道：“取中林采！”

孙镇不过是那么一句话，入选与否，犹在考虑，陈和自作主张地作了这么一个决定，使得他颇为不悦，但也不能不算，只好承认：“取中林采。”

因为如此，他就不肯轻易发言了，看来看去，一直看到离末尾只剩五六个人了，第二个还没有选出来，陈和不免着急，赔笑问道：“莫非再没有能中法眼的？”

孙镇犹未答言，有个圆圆面孔，喜气迎人的女郎，笑盈盈地向他行礼，用很清

脆的声音说：“钦使安好！”

“你倒很懂礼节。”

“懂礼节就好！”陈和一旁接口，“宫廷中礼节最要紧。”

孙镇不置可否，只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赵美。”

“赵美？”

是疑问的口气，便意味着有名实不符之感。陈和急忙成人之美，“钦使，”他说：“美有各种各样的美，有的人，初看不错，再看不过如此，越看越不顺眼；有的人呢，初看似乎平庸，再看有点味道，而越看越美。拙见钦使以为如何？”

“嗯，嗯！高见，高见。”孙镇敷衍着。

“钦使，”陈和又说：“这赵美是官男之相，主理贵子。”

这句话倒是打动了孙镇，他点点头说：“可取者大概在这一点了！也罢，选上她一个。”

于是看到末尾又回头，总算勉强又选中一个，名叫韩文，定额四名，还差一个。陈和看孙镇大有再也不屑一顾之意，便又说道：“钦使，请再看看，可有遗珠？”

“不必再看了，本无珍珠，何遗可言？”

“那，不还差一名吗？”

“是的，我知道。”说完，孙镇便管自回到别室休息去了。

陈和情知不妙，但不便追了去问，先料理了中选的林、赵、韩三家该送的羊酒彩礼，鼓吹前导，亲身登门道贺。一家一家走完，回到衙门，已近黄昏。置酒款待钦使之时，方始从容叩问。

“钦使，尚差一名，是宁缺毋滥呢，还是另行复选？”

“既不可缺，亦不可滥，另行复选，亦嫌费事。”孙镇答说：“我看，林采口中的天下第一美人，不妨召来看一看。”

陈和听得这话，心中一跳，“林采胡说八道！”他说：“哪里有什么第一美人？秭归自从出了‘三闾大夫’师徒二人，秀气都拔尽了，至今男子不文，女子不美。钦使莫轻信妄言！”

“三闾大夫”就是作《离骚》的屈原，他的徒弟是指一代才人的宋玉，相传都是秭归的土著。师弟皆善辞赋，瑰奇伟丽，冠绝古今，所以陈和有此说法，然而毫无效果。

“陈兄，”孙镇正色说道：“美人如日月星辰，纵或一时为浮云所掩，终必大放



光芒，为世人所共见。倘或真如足下所说，秭归的秀气为屈原、宋玉拔尽了，至今男子不文，女子不美，自无话说。万一真的出现了天下第一美人，而且早就是足下的子民，那时候，陈兄，这欺君之罪，恐怕你当不起！”

事态严重了！做主人的陈和，如芒刺在背，大为不安——原来林采的话，一点不假，秭归确有国色，只是父母视如性命，舍不得她远离膝下，所以一闻采选的信息，在陈和那里行了重贿，得以剔除在候选的名单之外。不想林采多嘴，而孙镇精明，看来是瞒不过了。

孙镇从陈和脸上，看到他心里，知道可处死刑的“欺君之罪”四字吓倒了他。只是话说得太硬，无法弯得过来，须为他找个开脱的借口，事情才能转圜。

于是，他略想一想说道：“陈兄，你到任未几，只怕地方上的情形还不太熟悉。明天不妨多派出人去，留意访一访，果然有此一美，选入深宫，天子宠幸，于足下的前程，亦有锦上添花之妙！”

先作威胁，继以利诱，又为他留下挽回的余地，陈和的嘴怎么还硬得起来？一连声地说：“是，是！谨遵台命。”

第二天一早，陈和派人去召请一位绅士，名叫王襄，此人当过传宣王命的“谒者”，久在胡地，以后弃政从商，与匈奴从事贸易，挣了极大一份家财，暮年思乡，叶落归根，回到秭归定居，不过一年有余，就以家业殷厚，赋性慷慨，所以很快地便成了本地的一位大绅士，颇得陈和的尊敬。

奉召到了县衙，后堂相见。王襄一眼望到几案上，便是一愣——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四镒黄金，他认得出，正就是自己送陈和的原物。

“王公！事不谐矣！”

“贤父母何出此言？”王襄急急问道：“是不是出了变故？”

“事出意外！”陈和蹙眉答说，“都只为一个姓林的多嘴，说得一句‘秭归第一美人’，钦使已经发觉了，昨夜发话，倘有这么一位美人，匿不报选，将来要治我以‘欺君之罪’。这不是儿戏之事！王公，厚赐心领。方命之处，并乞见谅。”

说到这里喊一声：“来啊！”

伺候起居的一个童儿应声而至，在陈和指挥之下，将那四镒黄金，用包袱包好，放在王襄面前。

“厚赠奉璧！”陈和拱拱手说：“效劳不周，歉疚之至。”

“不，不！区区不腆之仪，仍请笑纳。”王襄将一包黄金推了过去，随即起身说道：“告辞！”

“王公！”陈和握住他的手臂，怔怔地半晌做不得声。

他这难以启齿而又必须要有结果的心事，王襄是充分了解的。黄金退回，女儿就要送出去了！可是，他却不能在此时作任何承诺，惟有装聋作哑地保持沉默。

这就逼得陈和不能不开口了。正在考虑如何措辞之际，童儿走来通报：“钦使来了！”

人随声到，孙镇已从别室缓步而来。陈和大感窘迫，首先要处置的是那四镒黄金，受贿的真赃俱在，落入孙镇眼中，异常不妥。幸而那童儿很机警，趁王襄趋前迎接，挡住了孙镇视线的机会，眼明手快地将一包黄金移了开去。

这下，陈和才得放心，定定神为王襄引见：“这位是朝廷特派的孙钦使。”

“王襄参见钦使！”

“不敢当，不敢当！王公请坐。”

王襄急忙欠身逊谢：“尊称不敢当！”

“也不算尊称。足下为国宣过劳。如今优游林下，年高德劭，怎么当不得这个称呼？请坐，请坐！”

于是孙镇与王襄相向而坐，陈和在客座相陪。略略作了几句寒暄，做主人的渐渐导入正题。

“王公，”陈和说道：“钦使千里迢迢，可说是专为令媛而来的。”

“正是！”孙镇接口：“久闻令媛德容言工，四德具备，一旦选入深宫，必蒙恩宠。老夫先致贺了！”

“岂敢，岂敢！”王襄惶恐地说，“钦使对小女过奖太甚，将来一定会失望。”

“哪里话？”陈和趁机说道：“何不此刻就烦尊驾将令媛接了来，容我们一瞻颜色？”

“这却有些难处！”王襄答说：“小女不在归州。”

“不在归州？”陈和不免一惊。

“是的。小女随她两个兄长打猎去了。”

此言一出，孙镇与陈和相互看了一眼。两人都不肯信他的话，而且孙镇有些不悦，“这也奇了！”他沉下脸来说：“深闺弱质，还能骑马射箭不成？”

“这有个缘故，小可自辞官以后，久在西北边境经商，所以小女也能像匈奴女子那样，骑马打猎。”

孙镇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些，“原来如此！”他问：“令郎、令媛去打猎，哪天回来？”



“我想，大雪封山以前，总得回家。”

由于这句话，使得孙镇脸上的皮肉又绷紧了，看着陈和冷冷地说：“如今才初秋，下雪还有两三个月。”

“钦使怎么能等两三个月？”陈和的神色也不好看了，“我想一定可以找得回来！令郎、令媛去打猎，不能漫无目标，总有个方向吧？”

“大概在北面。”

“北面什么地方呢？”陈和板着脸说，“彼此要相见以诚才好！”

这竟有点教训的口吻了！王襄心里很不是味道，同时也有深深的警惕，想了一下答说：“大概是在八学士山。”

能说明确实的地点，便是肯合作的表示，陈和便又用抚慰的语气说：“八学士山离城只有十里路，来去也很方便。王公请你赶快派人把令媛接回来！以令媛的才貌双全，何愁不得恩宠？王公，你荣宗耀祖、光大门楣的机会到了！”

王襄点点头，便待起身告辞，孙镇却还有话说：“这是公事，得有一道手续。王公，令媛是何芳名，多大年纪？”

“小女单名一个嫿字，别号昭君，今年十八岁。”

“是了！”孙镇即唤来登录名簿的小吏，当面交代：“今有秭归县民王襄，面报其女王嫿，别号昭君，年十八岁，候选入宫。”

原来这是一计，让王襄亲口报了名，便再也不能抵赖了。

“我可不要这种荣宗耀祖、光大门楣的机会！”王夫人斩钉截铁地说：“我只要我的女儿！”

“夫人，你不要太固执！我又何尝舍得？只为有人多了句嘴，连县官都庇护不得。皇命所关，谁敢不遵？你要往宽处去想才是。”

“我不管。要我的女儿可以，先拿把刀来把我杀掉！”

竟到了无可理喻的程度。王襄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搓了半天的手，叹口气说：“只怪你的肚子太争气，生了这么一个秭归第一的女子。为女儿，我也是什么办法都想到了，你如今仍旧不肯听劝，那也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我去下狱受罪。”

这一层，王夫人当然也想到过。她的看法是，“天大的官司，地大的银子”，只要不惜倾家荡产，总可以把丈夫救出来。但这个看法只能做，不能说，一说出来便仿佛是忍心让丈夫下狱，夫妻的情义何在？因此，这时候只好沉默。

于是，站在她身后的侍儿小翠，拉一拉王夫人的衣服。王襄眼尖看到了，大声叱斥：“小翠，你又在捣什么鬼？”

“总管等着夫人给钥匙，开仓库。”

王夫人一听便能会意，立即接口：“啊，我倒忘了！”她站起身来，“等我去交代了钥匙再说。”

原来让昭君跟着他两位兄长，一位表兄去打猎，本有让她远避之意。此时小翠献计，不必跟王襄争执，只派人到八学士山去寻着昭君，叮嘱她到表兄家暂住，岂不就容易躲过了难关？

王夫人认为此计大妙，吩咐照办。然后回到丈夫那里，装模作样地争执了好一会，才作出无可奈何而让步的表情，叹了口气说：“好了，随你吧！反正女儿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于是王襄派了一名年轻力壮的仆人王兴，郑重交代：“你马上到八学士山去找着大爷、二爷跟小姐，关照他们立刻赶回来！话不必多说，倘或问你是何要紧事，你就说不知道好了。”

尽管王兴机警干练，毕竟晚了一步，以至于扑了个空。不过搜索查访，小主人的行踪，大致可以推断出来，对主人不能说是没有交代，因而连夜赶回来复命。

“大爷、二爷、小姐，一定是跟表少爷回巴东了！”王兴这样报告：“我问了好些人，都说是往西面出山的。正是到巴东的大路。”

“那么，你怎么不赶了去呢？”

“来不及了。一路查访延误，等问清楚，算一算辰光，已经半天的路程。我怕老爷惦念，所以先赶回来报信。如果一定要大爷他们回来，我再赶到巴东就是。”

“也好！你马上再到巴东去一趟。”

刚遣去了王兴，县里就着人来请，自然是询问昭君的下落。王襄只好据实答复，然而有许多疑窦是无法解释的。

“王公，我倒请问，令郎、令媛要到巴东亲戚家去做客，莫非你就一无所知？”陈和又加了一句：“听说府上的家教是很好的啊！”

若有家教，子女何能不禀命而行？这明明是指他虚言搪塞。王襄有口难辩，只好这样答说：“已经派人到巴东去追了，一定找得回来的。”

“那要几天工夫？”

“一来一往总得五天工夫。”

陈和不敢做主，转脸问道：“钦使以为如何？”



孙镇沉吟了一会儿，毅然决然地答说：“好！就是五天。不过五天以后，一定要人。”

“是。”

“如果没有人呢？”

“那”王襄慨然答说：“任凭治罪。”

“这个罪，”孙镇提醒他说：“可不轻噢！”

“那也是没法子的事。我是问心无愧。如果不容我慢慢寻访，将事情弄清楚，就加我以抗旨之罪，也只好认命了。”

话说到软中带硬，令人听了不受用。所以孙镇在他辞去以后，向陈和很发了一顿牢骚，少不得也有些责备陈和，不该不知道这事的轻重，居然接受王襄的“请托”。又说事情果真起了变化，惟有“公事公办”，决不徇情。

这一来，连陈和也有些着急了！因为所谓“请托”，就是受贿，此事可大可小，只看孙镇的意向。如今孙镇颇为愠怒，自己为明心迹，也只有拿“公事公办，决不徇情”八个字作自保之计。

于是，那交还王襄而辞谢不受的四镒黄金，再次退还给王家。见此光景，王襄知道事成僵局，连夜又派了人赶到巴东，催昭君务必尽快赶回秭归。

到得第四天，王兴从巴东回来了，带来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昭君与她的两个哥哥，根本未到巴东。

这会到哪里去了呢？不由人不怀疑，是在深山中遇了险？

王太太急得两泪汪汪，坐立不安。王襄自然也怀有深忧，只是为了安慰妻子，不便形诸颜色，只召集亲族中的壮丁，悬下赏格。请他们分道入八学士山去搜寻。

乱糟糟地初步处置刚毕，县里则又着人来请了。王襄自然据实陈告，而孙镇却不肯信他的话，只是连连冷笑。

“实不相瞒，”王襄愁眉苦脸地说：“内人本来舍不得小女被选入宫，如今心思也改变了。生离到底强于死别，小女若能平安归来，情愿入选。倘或遇险，从此永别，愚夫妇就活着又有什么意思？那时钦使要治我的罪，在我根本就无所谓了。”

说得如此沉痛，孙镇不能不信。但由他的说话中，越发可以想见昭君是何等晶莹圆润的一颗稀世明珠！因而对她的生死下落，亦就更为关心，与陈和商量，不妨也派人帮着搜寻。陈和当然照办。派出十来名差役带干粮入山，细细查访。

这样三天过去，不大的一座八学士山，几乎搜遍了，毫无踪影。如说遇险，不